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馬政記

馬也者所以給軍士備邊圉也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於滁陽掌馬之政令而統於兵部七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不如令者罪是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滁陽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置草塲於江北湯泉滁州等處復令飛熊等衛軍五軍養一馬其明年罷民間歲

納馬草二十六年定騍馬歲生駒一匹馬生一歲解
京印烙調撥二十八年廢羣牧監令孳收於民閒專
官掌之不得他攝署歲籍駒而記之正月至六月報
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
虧欠倒死者人户責賠償或一縣或三五羣長轅價
買補者聽歲終考馬政政不舉者府州縣正佐首領
官吏决杖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二十八年令江
南十一户養馬一江北五户養馬一免其身役丁多
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
補之用凡兒馬一匹取騍馬四匹爲一羣立羣頭一

人五羣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中選子弟聰明者二三人習獸醫以治馬三十年設北平及遼東山西陜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肥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肥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成祖卽位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永樂四年設苑馬寺於陜西甘肅遼東苑立圉長一圉長率五十七人人牧馬十匹上苑

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以地廣狹爲差十年改北京行太僕爲太僕寺令北直隸領養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巡視置草場於順天等府以春末夏初下場牧放九月回營十三年定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匹爲事編發七戶養一匹除罪爲良民十四年令北方人戶五丁養一馬每馬十立羣頭一人五十立羣長一人十五年定江北每五丁養馬一江南十丁養馬一宣德三年令北直隸每三丁養騍馬一二丁養兒馬一免糧草之半自是馬日蕃則散於山東之兗州濟南東昌故山

東之養馬也自宣德四年始也自是馬日蕃則散於河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河南之有養馬也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十四年虜也先入寇言者以馬在民間遠或七百里猝不及調發遂命所在歲取備用馬二萬解京師及近京州縣養之名寄養騎操馬其後虜退不能爲故事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以上騍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騸馬一匹以充備用其後以爲例謂之四户馬二年以南方地不産馬收折色六年巡視眞定等處吏部右侍郎葉盛奏今日民間最

苦養馬舊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馬得自便故也後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於是又復兩年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善處之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孳牧所缺之馬雖亦責賠於軍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復給之於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爲今之計欲寛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馬死未賠將步隊軍之

羸弱空閑者領種官田用其餘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軍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效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勑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於軍關領於民者聽其便宜處置果有成效具實奏聞仍勑廷臣會議通核遠年近日各項莊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民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裨益馬政稍紓民力七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因言今日邊軍之苦莫甚賠補是以馬不及償人已逃伍雖嘗給

錢貼助惠不能周惟屯田軍士有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有田少丁多而領馬者槩均其田事體未易但每人見田百畝約獲五十餘石以六石輸官之外所存尚多令歲納銀一錢一衞計田三千五百頃可得銀三百五十兩足以貼助買補欠馬軍士雖有消長屯田則無增減事可常行若屯軍積銀既足又可分諸邊城貼買如例然復恐專恃買補不復加意飼養虧損反多宜按領馬軍丁名冊豫爲審勘分上中下三等凡買馬一匹上等出銀三兩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不足乃以田銀給之是亦古者以田賦馬之

意也下兵部從其議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以南方生駒矮小奏請盡賣種馬歲銀三千兩以抵馬價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科駒祖宗百年之法解徵價銀官府一時之權必欲科駒須養種馬賣種馬而徵馬價是猶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藝之徵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縣提調管馬官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矮小照依見行事例印馬之時除騍駒印記作種兒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騍馬羣蓋孳生外其矮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

記就令養戶領回變賣輳備價銀如此則雖有賠補亦不曾多比之盡賣種馬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自永樂遷都以來馬至數十萬孳生日增往往輒依於民民年十五者皆養馬弘治二年太僕寺少卿彭禮以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歲有加因言自古收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於民間今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間戶丁生長有限以有限之丁責無窮之駒民困無蘇而蘇請今定種馬額止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不增添駒存其高壯者以備歲用其不堪者變賣價銀貯之太僕寺以候他用如

有倒失即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爲久遠之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於是種馬始有定額矣是爲弘治六年正德二年御史王濟言今賦重差煩財窮力竭且如養種騍馬一匹孳生一駒是爲二匹兩年印記兌種補種搭配起俵不出養在名下四年二駒是爲三匹甚至積有四匹五匹費用草料雖有養馬地所得幾何加以官府點視刑責科罰所以百姓惟恐有一孳生害馬而死之間有定駒賄諸族醫而諱之有顯駒則飲以凉水酸泔墜落之馬之虧欠不過如例納銀二兩而已虧欠不得馬則孳生又害孳生而

死之孳生既出雖報在官餓餓作踐求爲倒死不過如例納銀三兩而已死孳生不得又餓餓馬馬則瘦削雖有孳生終皆矮小又有管馬官慮分數不及逼之倍買送官搪塞名曰撓頭駒求爲變賣照例不過納銀二兩三兩間有印記或堪補種亦難起俵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未免科民重買百姓甘心受累因虧欠倒失變賣之例行故將種馬作廢若不早爲從長區處徒費喂養終無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請但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解俵而種馬孳生縣官毋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

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母求子矣太僕寺卿儲巏論太僕寺歲收馬價自成化二年始也亦行之南方而已自後有比例加增者當時各邊未嘗奏討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也今自諸邊奏討端開遂不可止其數倍蓰於前矣寄養馬於近圻自正統十四年始也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自有太僕寺苑馬寺馬足備征調故也其後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其在今日亦倍蓰於前矣邊方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匹不甚愛惜馬至倒死又不行賠

償鎭廵大臣闊略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財物有限邊方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昔時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情之急緩不計内馬之盈虛隨數輒與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請自今嚴覈量給庶彼知得馬之不易亦宜加意調養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爲有司乾沒及至買馬價旣不多安得善馬買尋死死尋請原其奏請非爲馬矣今後邊方有請仍給馬又各邊餘糧屯田草場樁頭銀本備買

馬舊不給銀邊無不足今給益多邊馬益乏其故何與請下兵部遣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與兵方許暫增銀馬又各邊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非瘦損作践盜賣私借不應如是之多况生病亦繇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繇作止之無節所宜選委管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每歲巡點二次馬有瘦損倒失百戶指揮等官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一如則例奉行庶邊方將士悚然知朝廷法令嚴明共圖實事終嘉靖之世先後論馬政者則有都御史王廷相御史聶豹廷相

之論曰臣謹按馬政之壞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也給領失宜也餵養無法也臣按團營馬有曰存操者有曰下場者存操馬起四月盡九月有料無草下場馬起四月盡九月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盡二項馬俱有料而給草止三個月以一歲計之存操馬有料無草者九個月料足而草不足下場馬僅得料草半年而無草亦九個月草料皆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自巳之物草料自備乃累家之苦賠錢養馬雖聊生軍士猶或難之況實貧軍何怪乎馬日以斃也

祖宗以來諸司事例隨時而變亦云多矣即如下場

馬弘治以前尚隨塲牧放今草塲半爲田畝而民間
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養馬
之例既變而責養馬者猶執下塲採青之例官以非
事例而不通變於軍軍以非著已而不賠錢於馬馬
之爲病豈不寃哉且羣馬到京一馬之價毋慮費三
四十金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所惜者一倍
之利所失者數十倍之多其故何也掌馬者權不及
財掌財者慮不及馬也誠不競分職通作一家則草
料馬匹皆緊切之用必酌輕重別利害不至惜數月
之費致傷數十金之馬矣臣故曰草料不足也臣謹

按團營草塲本爲牧馬而設所收租銀以之養馬其固然也今乃以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尚有六千九百餘頃若再行召民佃約可得租銀二萬六千餘金而乃置之不問夫此皆可佐户部之資而廣數月之急者也臣按養馬軍士家稍饒給則衣食有積儲居止有房舍付之養馬則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饒給之軍慮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而領馬者盡貧軍耳夫軍而貧也僦房以居需糧而食僦居則馬必露地而雨雪及之矣需糧則旦夕不贍而草料之費入其口中矣

臣故曰給領失宜也臣欲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審察
其有力者責以領養無役貧軍臣按軍士關出草料
從其自養養與不養莫從稽也愛惜馬匹餵以實草
實料者固有其人多有奸徒貧戶未關本色已賣籌
之他關到折色復爲自食之具夫餵馬者賤買酒糟
而已料草於何有夫酒糟性熱味酸惡熱則馬易生
瘡惡以酸則不作臕而損力雖毛蹄强壯不數月成
羸馬矣臣故曰餵養無法也臣謹按在營每把總官
管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其中有上
臕有中臕有無臕上臕中臕可不問也臣欲將無臕

之馬管下把總官各會集一處或街巷空地每日申酉時親至驗視令出熟草細料面餵方散夜乃聽其自養臣等亦不時遣人驗視既聽之後免其會餵有仍餵酒糟者發露之日送法司問理聶豹疏曰臣奉

命督理南畿馬政民以馬赴訴者如蹈湯火固甚駭之點烙之後因得備悉始末察其幽隱而知其情臣仰稽祖宗立法之初非厲民養馬也民爲公家養一馬以田科者則有免徵之田田以畝計者三百以丁科者則有不役之丁丁以數計者十五有草場以爲芻牧之資有生駒以充解俵之馬以故百年上下民

差稱便今也水旱頻仍疫癘交作沿革因時寖乖初意問免徵之田則曰畝非不三百也拋荒過半矣問不役之丁則曰丁非不十五也逃亡不一矣草場在也而有租銀之徵孳生有駒也而不中解俵之用利害懸矣而猶未也額餋種馬與備用馬價朝廷有定數有司不得加損也拋荒逃亡有司末如之何矣則責令見在丁田之家包賠取盈豈惟徒失餋馬之利而害尤甚焉令見在之田果皆膏腴見在之丁果皆富庶責令包賠猶云無害乃田之見在不過有主知管耳歲之不易猶拋荒也丁之見在不過尚有父母

妻子之聯屬不忍卽離散耳室如懸罄猶逃亡也至於租銀之徵本爲草塲散布非止一處養馬之戸相去窵遠牧放不便以至荒棄故欲名人佃種租入官聽候給民幇買備用馬匹也正德年間乃立限解部以備京邊買馬之用夫草塲本爲芻牧而設今乃無故而徵租馬料原自草塲而出今乃反之而斂民馬戸本有之利奪之使無養馬本無之害加之使有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民間痛若宜其有湯火之赴訴矣臣總挈江南北徵租之銀歲輸不過五千餘兩朝廷視之幾何而窮極之民倚以爲命何可不軫念也

伏望勅下所部行江南北撫按衙門擇委廉能官員勘覈各府州縣養馬人户實在丁田若干計畝計丁當養馬若干如舊領養其餘拋荒逃亡若干舊當領養若干暫爲開除當年領解備用馬價仍令實在人户包賠則雖有草料之費買補之難包賠之苦將見在人衆力齊養馬之家丁田既足其實在之數而於軍國之需庶亦不失至於租銀之徵亦令委官踏勘諸處額有草場若干分別荒熟肥瘠等第量爲起科無分養馬與否計畝均納如舊收貯所在州縣准該年折色至有不足然後照馬科補庶乎利歸養馬之

家患無不沾之人此二臣之言可以知馬政也隆慶元年太僕寺少卿武金言本朝馬政近邊有官牧之制腹裏有民牧之制官牧之制無容言矣民牧之制計丁養馬歲以孳駒解京備用法非不善但孳駒類多弱下解俵不堪逋欠日積馬户逃竄而其法難行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户別買解用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旣別買矣自今如備用已足二萬之數宜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僕寺發各邊依時估買馬則一馬折十兩數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銀而馬數自倍於凡所養無用之種

馬宜盡行變價以備綠兵之用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北直隷六府河南四府山東三府約有種馬一十一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矣種馬旣去則養馬草料當收仍每馬一匹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武金欲去種馬種馬本以孳生備用旣而徵銀買俵則種馬以爲贅物而倒失賠償於民稍苦故議者往往欲行奏革但議者奏革故非一人而兵部執止又非一次良以祖制所定軍機所係不可輕也祖宗法久弊生但當清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儻因法弛無效欲併種馬

盡廢萬一有警驟行調發何所措置昔人謂戎者國之急務使馬爲不急則兵亦遣而還農乎伏乞勅下兵部確伸前禁如謂果無實用姑爲目前卹民之計則亦惟深思詳定非愚臣所敢預也下兵部兵部覆廷傑言是而是時內帑缺乏方遣使分道搜括天下逋負因武金有買種馬可得百二十萬之言當事者遽請旨下武金原奏議之於是兵部復奏種馬軍國重務輕難盡革請變賣一半而養其半存者尚資民牧養馬費多折徵費省未免不均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二三兩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變賣之馬戶爲幫

頭養馬則通融輪流折徵則通融攤派遂行之三年御史謝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宜徵草料銀夫使種馬盡賣民得盡免勞費其徵草料所甘心也既存留一半則變賣者仍爲之幫貼力若稍寬勞費尚同况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貼養隨其資物之自有未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實入之則比追之煩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别增一樣科派别增一番剝削養馬之責未盡委而草料之納反加多是所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不過五六兩曩皆徵以十兩賠充亦甚苦矣而復益以草料又將何所措乎

朝廷富有豈計錙銖於養馬之餘民役困繁乃加毫末於額數之外乞將加徵草料銀乘今未派悉與蠲除兵部議若盡蠲草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既絕馬價之積貯日虛儻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收未豐如廷傑言量徵草料銀一兩至隆慶六年仍徵二兩待年豐之日仍買種馬給民孳養額數足日草料即與停徵其明年吏科給事中光懋亦以爲言部議如舊蓋自買種馬之後論者始以王濟不問孳生爲謬論部議終以變賣種馬爲未安矣其時右都御史曹邦輔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原額種兒騍馬十二萬

千不爲不多矣而解俵于太僕歲二萬若以十二萬
餘減半謀駒亦當有六萬六萬之中又不能選十二
萬解俵不知所孳養馬駒歸于何處消耗如此臣舊
知元城縣每見管馬官一次點馬不過千匹而常點
數日不了問之則曰某馬瘦某馬小某馬毛病不堪
更不問駒有無於國初種馬課駒解俵之意茫然不
顧徒常常點視滋漁獵之計而已其時臣往點視殊
不令打量丈尺長短大小喝報肥瘠毛病但按冊呼
名問駒有無記籍之有駒者令歸業不復至縣中無
駒者數下令期督之更不擾有駒者人樂其便從此

不一年而十巳七八有駒矣若漂沙及病馬不孳息者稍易一二則皆可生駒之馬殆無不生之駒臣常恨管馬官不盡職若執專一課駒簡易之法課駒之外一不擾害又通計人户量貼草料則大小馬可以兼養孳駒之家可以獨養矣蓋起俵馬須三歲以上八歲以下而孳駒之家可餧駒三四年而獨自費乎此在人情有不堪而馬駒因無成材中俵者繇此也若可中俵亦省衆攢銀買俵此無駒可俵而買俵者自減若不可俵變賣亦了衆無虧欠馬駒之罰若連年二駒定與馬户一駒則當與衆共分若衆不願幇

養馬亦不分駒專歸養馬之主則不偏獨累養駒而孳駒之心自急或二年有兩駒者矣若二年無一駒虧欠倒失有罰賞罰明而馬不蕃息無是理也不然有罰而無賞此自來欲其馬之蕃生而竟不能者若有賞有罰而更行臣前至簡至易之法除課駒外累月成年再不點擾即一人管幾千萬馬亦可一律齊矣而況羣長羣頭馬户之多督馬提調之官而何馬政不興哉而論者亦未必能行也至萬曆九年而盡賣種馬納價太僕矣太僕出價買騸馬每馬三十金州縣輒以下駟進直數金而已而寄養於馬户比時

張居正爲相太僕馬價充牣世言居正能富國而不知祖宗之制至是蕩然矣大要太僕之政所不能復前朝之舊者蓋始於國初決嚴令行其後嚴之不可以爲常一潰防而弗能止也凡馬有蠻夷之貢馬有互市馬有茶馬鹽馬兵興調不足或至借王府民閒馬或市馬市馬之多正德閒至數萬匹又有賣爵贖罪之馬宣德天廄之馬以色別而名之其種三百六十今吏牘所載馬曰銀騔青沙紅沙栗色糖銀騔海騮棗騮玉頂鼻尖五明豹肚四明玉臉鼻白沙桃沙虎喇上黃草草黃雪架葡萄艾葉青兔騔麝香青爛

毛青赤兎臕脂馬的盧馬其毛色二十有王種

洪武間馬政榜文　凡餧馬料豆必熟而凉之拌匀以料水草餧後飲之水緩牽而行之數里而息之臥之沙土地毋繫之於馬槽毋與牛同繫同餧草生之月領馬逐水草晝夜放牧遇炎暑收養之高阜毋使蚊虫侵之雨水濡漬之每日午蔭之於樾下無樾下之蔭棚凉之凡夏月一日而三飲馬水春秋冬兩飲之月二十日或十五日啖馬以鹽水如是馬頭之家生畜不旺馬户和議散養之贍家馬房馬槽毋磚石砌之掃除潔鍘馬槽■草毋縱放鷄鵞等畜踐踏槭

毛頭髮遠之冊使馬恨食是皆能病馬凡兒馬務配之騍馬春月膘壯使之羣蓋定駒所配兒馬弱不堪別求好壯兒馬羣蓋之兒馬已蓋過未定駒再蓋之冊混雜花他兒馬不便於定駒凡府州縣立符籍以付馬官吏書定駒之期日與夫羣蓋之數羣長立籍亦如之買補日期亦附籍使後有按驗凡羣蓋以春月若夏月須候晴旭好晨晚已蓋三五次三五日而休之而後再羣蓋騍馬打踢不受蓋定駒矣仍用兒馬再蓋之果不受蓋定駒審矣凡養定駒之騍馬吃早先之飲水後之餧楷黍穄雜糧淘米泔并諸汚

水皆不可餵定駒馬慮其落駒也凡補領或孳生三歲騍駒如例每二年納一駒若虧駒務買補還官長大之可以蓋凡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管馬官吏時下鄉督視詳籍記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終報重駒始孳蓋者第籍記曰定駒凡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古書所謂龍駒也或生此駒明告於官吏

永樂中定苑爲上中下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長一圉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

欽定馬齒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爲上等三尺九寸爲中等三尺八寸爲下等三尺七寸者如果膘壯無鞍瘡瘸病者聽許驗收七寸以下者不

欽定兌馬式膘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備兌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瘸病或作踐瘦損有鞍瘡者皆不用

春花紅馬淫通秋草青馬駕旌言春和馬孳秋勁馬馳也國制俵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調兌則定不

秋間此王取割時取用之制也

郎曰余聞胡人之養馬也當其爲駒時一驅之登山而遂至其巔者良馬也不則殺食之矣胡人騎馬至吾墩臺下蹄逄逄震地脉臺上土廄廄下也其入寇皆三四而成牽其鋒氣不銳則易而騎所以開剏之君莫不貴馬也馬之始有政也其如夏人之助乎爲我養馬駒我餘駒畀馬户所謂出其力以助耕公田所以宣德正統之間馬養而至於山東馬養而至於河南皆吾駒也馬而不能孳生孳生而不能駒駒而不能成馬是害馬而已矣害馬者不樂養馬者也聞謂其人爲我養馬者也而朘削之繩束之不馬矣謂

其所受地廣也而割其餘以賦他民其牧養之地不
廣闊不馬矣死而責之償償而直過當不馬矣皇親
貂鐺之家請牧地則與之不馬矣故曰害馬者不樂
養馬者也王濟武金之賣種馬也猶乎葉淇之賣鹽
也不睹其大而徒以多金為功夫國初之有馬也不
金而多駒也今也以馬價之金還出之畿內之州縣
鬻馬以備邊價須三十金所鬻之馬不直數金也此
何取賣種馬而多金者也夫金也者人之情也一見
而侵漁生焉見駒而不見金其既也駒多而金多借
乎如菓實之不待其熟也魚之不待其尺也鬻種馬

之謂也善乎曹邦輔之論也無邦輔之論不惟夫人
不知馬之所以爲政也雖任馬官者亦莫之知也

名山藏卷之

茶馬記

晉江何喬遠 譔

西番中國藩籬也秦蜀產茶茶性通利疏胸膈底滯之氣西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彼以我茶生我以彼馬用唐宋以來皆行之亦所以制西番而控北虜之一策也國初散處降夷分其部落隨地安置而授之長彼貢馬而我荅之茶名爲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傭我體既尊彼欲亦遂其視前代交易互市不侔矣其通道有二一出陝西河州一出四川碉門

黎雅等處洪武七年置河州茶馬司歲納馬七千四百五匹十一年置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又念邊吏縱放私茶以致茶賤馬貴又或有假朝旨横索番馬致番夷侮慢朝廷者乃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持入番與爲要約下號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符交易金牌凡四十餘面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衛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衛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其文曰皇帝聖旨合當差發不信者斬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有以出境者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刑民家畜茶毋得過

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園茶十株官取一焉民間所收茶官爲買之無主者令軍士薅培官取其入五十斤爲一包二包爲一引有司者貯之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播州之屬也其茶皆高樹大葉名剪刀葉令立局徵稅易換紅纓氊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茶於所在官司驗引販賣如江南法二十一年令開辦天全六番招討司茶課二十二年定上馬一匹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下馬二十五斤二十五年尚膳監太監而聶勅諭必里諸番於河州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給茶三十餘

萬斤三十年自嘉州改建西寧茶馬司又令每歲三月至九月差行人一員入陝西四川省諭禁約又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桂州宣慰置茶倉是年駙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論死歐陽倫遣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番皆倚勢放橫倫家人保尤縱暴至蘭縣河橋巡簡司吏吏不能堪以聞太祖賜倫死以布政官不言并保等俱坐誅遣使齎璽書勞告者三十一年曹國公自西番還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樂六年建批驗茶引所九年建洮州茶馬司十三年遣御史三員於陝西巡督增給茶數視國初禁稍弛洪熙元年免民茶以官倉所積芽茶准官吏俸鈔不堪者

奏驗燒燬之宣德四年免茶户徭役十年令客商中鹽者運茶於邊給以淮浙鹽引而久之鹽商恃有文憑販私茶易番馬官課久滯官茶坐賤正統元年禁罷之十四年以番人被北虜侵掠遷徙内地金牌散失詔止金牌不給聽番族以馬貢復歲遣行人四員省諭巡察成化三年陝西巡撫都御史項忠以行人省諭巡察徒屬虚文乞遣風力御史一員周年更替許就附近城垣與番人互市茶久不堪者量增馬匹而番人不樂御史收馬於是仍遣行人兼令按察司官巡禁十四年兵部言按察司官巡禁不專軍民得

私興販茶馬之利盡歸遊西守備等官乞遣御史如故番人中馬聽其自來無所招留不以馬匹數少爲怠事惟以巡獲私茶爲稱職將番人爭趨易馬無所待招戶部覆奏從之弘治六年陝西巡撫蕭禎以臨鞏平凉三府歲饑請開中茶一百萬斤招商於三府官倉納糧備賑然小人乘之射利夾帶興販而官勢之家陰結近番私相交易其法不久皆罷十六年罷巡茶御史使督理馬政都御史兼之是時爲都御史者楊一淸言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方撫諭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指揮千百

户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撫而諭之責其比歲不輸納茶馬之罪皆北向稽首言我等久遵成約顧近年並無金牌來調第令歲一將馬換茶而已若來調我諸番敢違臣於是知我祖宗謀略度越前代而朝家之威伸於諸夷矣臣念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國家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不涉中國意外之憂或生藩籬之固何托臣始至陝西審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臨近川上陸族乞台撒剌并歸德中左所西番達子二十七族及

腹裏老鴉乩藏等族熟番調來中馬給茶其黑章咂上下哈加阿剳爾朵工遠竹等族遞年累撫竝不應命又糾引番賊伏路搶殺過往官軍因循已久有言於臣諸番輕蔑國法莫若請調軍馬抵其巢穴量勦一二使之知畏臣念興師動衆固未易言禦戎上策莫如自治諸番雖不來中馬而彼中未嘗一日無茶既坐得茶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私販肆行於番夷乎何誅臣乃申禁令嚴緝捕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黑章咂朵工等族亦皆如期而至乃知中國

之茶眞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
切禁絶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
寧敢不至因條陳五事其一請復金牌之制厚給而
賞勞之其一請顓巡禁之官巡撫都御史得自擇按
察司官員往來巡視其一請嚴私販之禁言私茶律
同私鹽必五百斤方論罪而犯者朋比出境分而輕
之斤不足五百卽捉獲無罪可論請但出百斤以上
卽論如律其一請處茶園之禁以爲國初民戶稀闊
茶園不多是以額課亦少今開墾日繁栽種日盛而
茶課仍舊一無所增卽漢中府五州金鄉石泉漢陰

三縣茶不待種隨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餘莫不萌蘖一家茶園有歷三五日程不遍者有百餘户佃種不周者而數十户百餘户止賦一户之課而已其與農夫終歲勤動尚恐不贍又稱貸輸官者難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鬻至百餘萬坐令奸頑官舍軍民收買通番番人坐令不樂與官為市沮壞馬政職此之繇夫薄賦裕民美事也加賦足用敗政也然先王待農惟恐不厚於商則征今以天地自然之利民得之易官取之輕徒為犯法者地豈可無法以處耶 又先年茶園亦有消乏宗

蒙除豁新開茶園日新月盛漫無考稽致使一園一畦者課多連山接隴者額少奸民既遂玩法之私細民復有不均之嘆請行委陜西布按二司官履園而籍之當除者除當增者增其一請廣價茶之積番人每三歲一次納馬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遣軍夫約運價茶三百萬斤赴陜西界交與陜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户部請旨於在京堂上官内點差二員齎勅前往會同陜西守鎮官員整理此國初舊例也後以邊方有事供億浩繁遂見停止近年巡茶御史招番易馬止憑漢中府歲辦課茶二萬六千二百餘

斤兼以巡獲私茶數亦不多每年約用不過茶四五
萬斤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又多不過千匹補奏
抑勒往往良駑相參招易未久倒傷相繼番人旣病
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今邊方在在缺馬騎征官
帑有限收買不敷月追歲併士卒告困近雖脩舉監
苑馬政然方收買種馬孳牧求用於數年之後欲濟
目前當先茶馬茶司無數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
所取給欲如舊例徵運四川課茶川陝軍民兵荒創
殘邊儲飛輓猶自不堪寧復能增此役臣按洪武初
禁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餘者盡數官爲收

買今漢中府產茶州縣遞年所出茶斤百數十萬官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爲商販私黨之資商販停革私茶嚴禁則在山茶斤無從售賣又恐茶園人戶仰事俯育無所資藉將不復葺理茶園將來茶課亦虧夫在茶司則病於不足旣無以副番人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終失小民之業臣今從宜量發官銀千五百七十餘兩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十斤計易過兒扇騍馬九百餘匹其利多于往時但猶未免用官夫運送若必廣爲收易漢中鞏昌河西一帶人民不勝勞擾又恐行之旣久官司處置乖

方虧價損民念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給價相應臣又招諭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每茶一千斤用價銀二十五兩連蒸曬裝簍雇脚等項從寛共計價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各茶司交收聽給價銀夫官銀萬兩買戰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匹斟酌收買可得馬幾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所給茶價出自公家歲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到官茶量將三分之一官為發賣以償商價尤為便益合無聽臣

督同布按二司官出榜招諭遍行山陜等處數年之後官茶亦可不賣不傷府庫之財不失商民之業而坐收茶馬之利長久利便宜無出此戶兵二部覆奏金牌郎未遽復其他率從所請一清復言私茶之禁密於陜西疎於四州陜西茶法常越境販賣洮州衛所屬思曩日等族與四川松藩軍民販茶深入各族易換馬牛以此洮州番夷有茶節年易馬俱各生拗不聽撫調洮州私茶既多則河州西寧遠近生熟番夷相傳販賣俱從外境相通難以禁絶又四川沿邊一帶俱與番境相隣私茶遍行一年不知若于萬徒

爲茶馬之累其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莫甚於此乃知川陝皆當禁茶祖宗成法誠不可易户兵二部覆奏從之一淸兼領茶馬三年所得馬萬九千餘匹處置茶斤河州西寧俱三十餘萬洮州一十五萬從來貯茶易馬未有多若是者皆出招商買運不煩轉輸雖未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一淸復上言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今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歲趨下之勢恐所不免懼隳前功以貽後責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

寺馬政俱該陜西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一事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須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陜西巡撫帶管不無蹈舊轍莫若設巡茶御史一員請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陜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聽其提調約束兵部議覆從之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以每年

招易番人不辨秤衡但釘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過小則商病其繁乃酌爲中制每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兩爲準作正茶三斤篦繩一斤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欲悉徵黑茶恐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等三七爲則印烙篦上書商人姓名而考之四年命四川按察司僉事兼掌茶法每歲赴南京請印引五萬道給商人報中給引聽行貿易納銀於官買茶賞番買馬一於銀乎取之其五萬道以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以二萬四千道爲邊引腹引行內地者也邊引以貿易番夷者也然腹地有茶漢

人或可無茶邊地無茶番夷必不可無茶以是腹引常滯私販轉多二十五年御史胡彥言茶馬之設固以濟邊實用繫戎每歲易馬給以真好彼乃交手騰歡脫或低假致令憎嫌失信損威皆此之故歲復一歲陳者愈陳不得已而變賣燒燬之說與焉變賣待矣然豪右轉販官商阻遏燒燬似矣然貪官污吏虛揑侵欺夫洮河西寧等處居民以畜牧爲生非乳酪不食猶番民也第茶禁甚嚴茶價騰踴貧困之家鮮得其食若將見在不堪易馬茶斤減價三分之二約差好者量定差等以散軍士折色月糧即留折色之

銀類解陝西行太僕寺貯庫以爲買馬之用不顧支領者聽不尤愈於變賣雜糧乎其濕爛茶斤易馬旣非所宜給軍又拂其欲若將三衛寄養茶馬人戸量加分賞以賑凋落不尤愈於燒燬乎以馬政之財還馬政之用以地方之利資地方之生亦通變宜民一策也戸部覆奏從之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之制定勘合之規族大馬蕃者給以金牌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三十年諸番從總督尚書王以旂請給如崙所陳以旂復以爲請下兵部議部覆國初金牌信符其給其失已事可鑒也番族變詐不常非虜抄

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嚴私販之禁則番人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令諸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詔如擬隆慶三年四川巡撫都御史嚴淸請於嘉靖四年所給五萬道減爲三萬八千以三萬道爲黎雅邊引歲得稅銀一萬四千三百餘兩解京濟邊而川茶從折色矣

郎曰國家設四司一所以總茶課聯西戎控北虜三邊永利乎葢陝之漢中川之夔保尤重矣楊一淸所

至舉職不獨茶馬一事胡彥所奏亦盡心焉夫此邊境之茶也其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居二焉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舊皆如宋故事碾揉爲大小龍團高皇帝盡罷之詔諸處獨採茶芽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巳聞有司督徵嚴切復聽民自進則念民深矣

鹽法記

晉江何喬遠　譔

劉彝曰鹽產不同有刮地而得者有風水而成者有熬波而出者有汲井而爲者有積鹵而結者夫刮地而得則今寧夏之鹽也風水而成則今解州之鹽也熬波而出則今淮浙之鹽也汲井而爲則今川滇之鹽也積鹵而結則今閩粤之鹽也鹽者天地所以養人也予聞蠻夷中不得鹽利者必雜乾牛馬糞爲和調故管子曰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

甚先王塞人之養險其利途予奪貧富無不在君後儒鄙其論以爲桑弘羊劉晏之所出而不知天下之物無主乃爭爭則亂弱者弛惰强者知專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所以階禍也先王塞養險途非爲利也亦有已亂之術焉明有天下置鹽官轉運之司六提舉之司七鹽課之司百七十有奇又非徒攬天下利權使歸上而已軍卒屯田塞下使商人鬻其粟實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償其勞名曰開中夫非爲無人無粟可以輸邊也微徵商人之利而實借其力以儲餉吾塞下芻粟出自商人則塞下實有其利

可無乾沒廢弛之處而軍卒爲我屯田且亦可爲我守邊萬世之利也葢高帝之初籍竈丁徵商稅竈丁煎鹽商引與工本鈔一貫五百文商人一引徵白金八分酌所在米價貴賤道里遠近險易而重輕之使竈不爲我困而商樂爲我輸於是始嚴私鹽之禁論法至死其後定律通變猶至徒杖高帝所以禁如是嚴者明未嘗虐役於竈而厚征於商也引有小大大引斤四百小引斤二百永樂中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加重矣猶本六而息七八當此之時鹽價平賤食鹽之民茲受其賜而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就塞

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無不足於粟豆者而邊備亦壯此國初鹽法之善也江以北解之鹽大江以南兩淮之鹽大解鹽之法一定無所加損而淮地據南京之閒行鹽界域皆人物蕃阜之處天下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兩淮居一焉鹽法之屢變也皆淮鹽也商人實粟塞下歸而支鹽故無資次其後中納數多守支日久有老死不得者又令于他處搭配兌支及淮浙兼中而商人有奔命之勞其後存積常股之法與而鹽法一變矣每歲額十分爲率八分以給守支商人歲終

如次予之謂之常股官存二分之鹽邊儲有急使人倍償開中越次放支謂之存積常股猶常行也存積則若居貨罔利然是法立於正統之四年存積開中價倍矣顧商人樂有見鹽報中殊多行之既久滞無以異常股而商復困弘治初户部尚書葉淇淮人也淮商皆其鄉舊言於淇曰塞下所輸者粟商人實粟亦須齎金而歸又有守支之困孰若增鹽之直輸金縣官縣官出金送邊不兩利哉淇以其言奏行得歲輸金解户部名曰折色而鹽法又一變矣此時鹽一引輸白金至三四錢有奇計其得粟之直視國初數

倍一時太倉之藏充羨至百餘萬舉朝之人謂淇爲
能然自是塞下商人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塞下之人
亦用惰耕屯田廢失邊守自此呰窳矣金下軍士經
手既衆朘削之弊十耗六七倉庫空虛輸鹽之直雖
貴而粟豆貴亦視昔以數倍兩無利也又自弘治末
年以及正德之世皇親閹宦以餘鹽爲名輒多請買
補兩淮長蘆鹽引又夾帶影射不可詰治至則買鹽
而窩之商人報中必索其利息私鹽逾賤官鹽逾貴
鹽法壞矣正德十五年濬王府缺祿户部請於解額
之外另撈二十萬引召商中納芻粟實邊而出倉場

所派芻粟以給濟于是餘鹽法立而所在倣行之然故無一[illegible]額數嘉靖中言鹽法者謂餘鹽納價每鹽一小引至徵金一兩其價視成化時復一倍有餘于是私鹽之禁益嚴以致開中無商國計不充欲盡去餘鹽惟開正課戶部臣言商人所以病困者以一引之鹽其價十倍國初之舊今第令次第隨方量減免其别處搭配以省奔命之勞而歸重於專責邊方巡撫脩舉屯政以復祖宗之舊然竟付之空言而已其後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請盡收餘鹽屬之於官立額開中戶部臣覆奏煎鹽之法歲春夏若孟冬爲班

煎之月餘月則爲衰閑鹽之多寡繇天不可必也必欲立額屬官恐難取盈要聽巡鹽御史因時酌處而已二十年兵部尚書張瓚等請如先朝高明王瓊故事選精通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以實邊儲戶科給事中郭鋆言其不便罷已鋆復言鹽法之壞起於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戶部覆勘上盡革罷之一如祖宗之舊都御史周用復言竈丁煎鹽辦課即民戶種田辦糧也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竈丁辦課餘鹽乃名私鹽嚴而禁之則委棄而已乎蓋國初煎鹽資本盡

給在官其後稍以餘鹽准折資本其後令人有餘鹽送官收買給與米麥今此法盡廢矣而餘鹽猶以爲私而禁之奈何不夾帶滲漏影射引目令民益私也私則鹽益賤而官鹽益不行私則興販鹽徒亡命興焉私則官司吏胥生通縱之弊不如開之便而餘鹽價銀久之以廣警之儲令運司解部如故故事又有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在京各衙門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至嘉靖末年積弊已久往往藉官司勢倍蓰收運錦衣衛官較至連舟數百擁塞而上沿道私販莫敢捕詰鹽法爲壅巡鹽御史

乃請令運司具百官食鹽較官定斤兩築包以俟支鹽人至輒數包與之夾帶及自行下場者論如律于是錦衣之私販頓息乃各衙門吏旣無所獲而一應納鈔僦輓之費悉其私出多坐累不支貧者至棄役逃去驗封司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不支唯十三道歲支如故

兩淮鹽運司泰州分司鹽課之司十淮安分司鹽課之司十通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一批驗之所二一在儀眞一在淮行鹽之地淮安鳳陽廬汝寧南陽河南陳州則行淮北鹽揚應天寧國太平安慶池州滁和

南昌南康南安臨江九江建昌廣信撫饒瑞吉安袁贛武昌常德寶慶長沙襄陽漢陽德安承天荆永辰衡黄岳興國沔陽靖則行淮南鹽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等堡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場近海墺其鹽曬塲遠斥鹵其鹽煎曬鹽形顆曰鹽鹽煎鹽形散曰末鹽末品上鹽次之竈置道亭場以曬灰坑之汲滷而淋之聚之於滷池展轉淋曬之鹽入於灰入於鐵盤而煎之過塗蜃泥盡十二時謂之一伏火凡六乾育鹽六盤盤百斤四盤之斤爲大引二盤之斤爲小引是火

鹽也謂之煎築土鹹鹻潮灘之地曬之爲土池盛土谷所曬土實之汲水淋滷如淋灰然爲磚池晴出滷水而曝之辰而上滷申而掃鹽是曬鹽也謂之曬凡煎鹽尚久灰其入潤也多也投之以石蓮石蓮浮立滷面者鹻滷也浮而側者與沈而下者淡鹻也淡不可以煎煎鹽鹻滷也煎成投之皂角而収之淫雨旱暘海氣降不鹹也秋冬海氣衰不鹹也自仲春之月至于季夏謂之旺月旺月雨暘時滷乘濕氣上晴而出之其得鹽也豐

兩浙鹽運司鹽課之司二嘉興分司鹽課之司五松

江分司鹽課之司八寧紹分司鹽課之司十二温台分司鹽課之司八批驗之所四杭杭紹嘉温行鹽之地杭紹興寧波台衢處嘉興湖嚴金華温蘇松江常鎮徽廣信廣德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等堡

長蘆鹽運司滄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二青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三批驗之所二一在長蘆一在小直沽行鹽之地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大名延慶保安彰德衛輝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宣府大同薊

山東鹽運司膠萊分司鹽課之司七濱樂分司鹽課之司十二所領永阜新鎮王家岡寧海四場之鹽煎永利利國豐民豐國四場之鹽曬餘場則徵金凡徵金者竈丁不諳煎法也名曰水鄉銀批驗之所一在洛口行鹽之地濟南青兗東昌登萊東平開封徐邳宿解金於太倉所派邊遼東山西神池等堡

福建鹽運司鹽課之司七行鹽之地福州興化泉汀漳邵武建寧延平歲解金於太倉餘爲泉州軍餉

河東鹽運司凡場三中條山之北麓有鹽池焉鹽也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累龍堰長六十里

廣七里周百二十里近解州者爲西池曰西場近安
邑者爲東池曰東場近路村者爲中池曰中場是池
也隋若腰盆矣鹽根泥生如水晶然暑風結板光潔
堅厚板上水約三寸翻騰浪花落板成粒府霖少雨
色愈明鮮謂之顆鹽虞舜所以歌南薫也鹽池之左
虞坂在矣青石之槽則騏驥困鹽車所也徭敖曰鹽
池乃黄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融爲巨寖呂柟曰大
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畜匯有此與
衍今陜西花馬鹽池亦近黄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
中池北有淡泉甘冽鹽得此水成其西北七里許有

女鹽池焉生鹽淡苦更有旁近池濶溢而趨女鹽池則能敗鹽籍牆堰也額故四十二萬以十二萬六千引爲存積二十九萬四千引爲常股行鹽之地西安漢中延安鳳翔懷慶河南汝寧南陽平陽潞安澤沁遼解金於太倉宣府鎭餘輸布政司抵逋賦又以供藩代之宗祿

陝西靈州鹽課司有大鹽池小鹽池漳縣鹽井西和縣鹽井行鹽之地臨洮河歲解邊寧夏延綏固原

廣東鹽課提舉所司十四海北鹽課提舉所司十五行鹽之地廣州肇慶惠韶南雄潮廉雷高瓊諸府及

德慶一州又永郴桂林柳梧潯慶遠南寧平樂太平
思明鎮安龍泗城奉議利桂陽歲解金於太倉
四川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十五鹽井衛鹽課之司
二曰黑鹽井曰白鹽井皆井鹽也行鹽之地成都嘉
定叙瀘川順慶保寧廣元夔廣安雅歲解陝西鎮
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三白鹽井鹽課
提舉之司一安寧鹽井鹽課提舉之司一五井鹽課
提舉之司八行鹽卽其地歲解於太倉
鹽引統計大小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
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

郎曰葉淇始變鹽法世論以爲罪顧國家承平日久百凡徵賦折色者亦多變法非其人則以爲罪其人則以爲功也以今内官之侵漁户部胥吏之耗蠹邊巡撫兵備郎官之墨邊將之債法焉能無弊哉法乎法乎惟高皇帝能創之亦惟高皇帝能行之